
评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及实质

史桂芳

东亚联盟论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侵略理论。它以王道主义为指导原理,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支持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方针,主张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并用,实现日本的侵略目的。1939年10月日本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发行《东亚联盟》月刊,由此开始了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据统计,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有10万人,共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57个支部”。东亚联盟协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对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及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东亚联盟论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最早提出的。30年代,他先后写了《东亚联盟建设纲领》《东亚联盟运动》《昭和维新论》等文章,系统地阐释了东亚联盟论。后来,石原和其他东亚联盟论的鼓吹者,又对东亚联盟论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东亚联盟论的内容,来揭露其实质。

(日)河原宏著:《アジアへの思想》,川岛书店1968年版,第213页。

“国防共同”是东亚联盟论的最主要内容,按照东亚联盟论的解释,国防共同就是“为了东亚联盟的防卫,首先将联盟各国置于统一的方针之下,建设适合各国情况的武装,积极努力综合发挥陆海空三种武力的威力,建成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联盟国防”。具体来说,“国防共同”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 建立东亚共同国防, 对抗欧美

东亚联盟论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侵略权益,肆意歪曲历史,它把日本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描绘成亚洲民族解放的先声。它宣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促进了亚洲各民族的自觉和奋起,此后亚洲各民族纷纷起来反抗欧美势力”;日俄战争是“最近数百年来亚洲民族对欧洲人的首次胜利,由此对被压迫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战后埃及、秘鲁、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国纷纷掀起了独立运动”。按照这种逻辑,既然日本启发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亚洲各民族就应该与日本一道组成抵御西方入侵的国防,尤其是与日本同文同种的东亚各国,与日本建立共同国防更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外来侵略引起的,不论这种侵略来自西方还是来自东方。近代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等,

〔日〕《石原莞尔选集 6》,东京たまいろぼ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日〕宫本诚三:《国内维新の完遂》,载《东亚联盟》(东京。以下凡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出版的《东亚联盟》杂志,不再注释地名)1942 年第 1 期,第 53 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0 页。

都是直接反对日本侵略的。东亚联盟论宣传：“联合东亚诸国，确立新的集团政治体制，建设一大国防圈，就是对西洋诸国的巨大威胁”；“国防共同的目的不是统治中国，而是为了排除欧美霸道主义的压迫”。这里，东亚联盟论者是以人种观念来混淆民族解放观念，目的是以反抗欧美帝国主义压迫为名，控制中国和东亚各国。另外，东亚联盟论认为，要在短时间内拥有排除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仅靠日本一国是不行的，须发挥东亚整体的国防力量，“我们要准备世界大战，就要使用东亚所有的武力……我们的国防计划，必须与美、俄、英相对抗”。可以看出，“使用东亚所有的武力”与“美、俄、英相对抗”确是“国防共同”的主要目的，但这样做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东亚各国不再对日本设防。

（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

东亚联盟论认为，在当今世界的4个国家集团（即欧洲集团、美洲集团、苏联和东亚集团）中，东亚集团形成最晚。而从目前东亚各国的力量来看，能够担负东亚防卫责任的只有日本，因此，日本是东亚防卫的枢纽。据此，东亚联盟论者提出：“国防共同当然需要一元化统帅……从总的观点来看，日本在军事上居于领导者的地位，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从国防共同的角度来看，联盟宣战以及缔结和约等权限，属于天皇陛下”。这意味着，“国防共同”联盟内的各个国家，将失去独立外交基本权力。因此，这种防卫体制对

〔日〕宫崎正义：《东亚联盟的建设と国民の覚悟》，《东亚联盟》1940年第5期，第144页。

〔日〕石原莞尔：《大东亚战争と东亚联盟》，《东亚联盟》1942年第1期，第12页。

〔日〕石原莞尔：《日本の国防》，《东亚联盟》1942年第10期，第23页。

〔日〕宫崎正义：《东亚联盟的建设と国民の覚悟》，《东亚联盟》1940年第5期，第154页。

〔日〕安藤敏夫：《东亚新秩序建设论の展望》，《东亚联盟》1940年第5期，第95页。

东亚各国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防卫”,而是沦为受日本摆布的殖民地。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以国防共同的名义,使东亚各国不对日本设防,达到控制它们的目的。

东亚联盟论认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的第一步是建立日、“满”华的国防经济圈,在东亚防卫体制中,“满洲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满洲国处于联盟对苏国防的重点,因此满洲国内驻屯的日军须不断增加,来保证战时大规模的军队以满洲国为根据地进行作战”,建立日“满”共同防卫体制十分迫切。1932年9月,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立了共同防卫的原则。

为减少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防卫体制的阻力,东亚联盟论提出:“要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引导到我方来,以东亚的地利为依托,巩固共同防卫的阵地。”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为英美支持,被白人所误导,“英美帝国主义以支援旧国民政府统一的政策为招牌,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巧妙地转化为抗日运动,共产党也以对日抗战为条件,提出了与国民政府妥协的方案”。而要“纠正”被共产主义和欧美帝国主义歪曲的民族主义,不给白人插手东亚的机会,“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建立东亚的防卫体制。这里的所谓民族主义,实际就是由日本独霸东亚,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而建立东亚防卫体制,则是为日本取代欧美在亚洲的统治打下军事基础。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07 页。

〔日〕中山优:《新秩序の东洋的性格》,《东亚联盟》1939 年第 1 期,第 35 页。

〔日〕宫坂二三夫:《日支经济合作の限界》,《东亚联盟》1941 年第 9 期,第 40 页。

〔日〕田中直吉:《世界の转换期と东亚联盟》,《东亚联盟》1940 年第 2 期,第 8 页。

(三)“政略与战略并用”

东亚联盟论认为在东亚建立国防国家体制,需要得到东亚各国人民的支持。因此,要向日本国内人民灌输忠君思想,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宣传东亚一家,以怀柔政策和欺骗手段实现军事进攻难以达到的目的。东亚联盟论考察了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日两国的状况,认为日本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后,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预计的那样,立即投降,而是坚持抗日,这主要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深入国民心中,所以蒋介石能够在经济、武器、组织力量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抗战,不投降,这说明真正的“援蒋的路线不是英美,最强大的援蒋路线在国民心中”,因此,日本与中国作战,也不能只靠军事进攻,还要巧妙地运用政略,通过使用政略实现和平。

东亚联盟论认为国防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内容,狭义的国防就是指军事设施,拿“满洲国”的国家地位来说,军事设施大概已经万无一失。但是如果得不到四千万民众的支持,就不能说国防已经完成。广义的国防除物质要素外,还包括着很多的精神因素。要拯救东亚,完成统一世界的使命,就要获得中国人的信赖,把握民心是最重要的国防,与中国作战“要政略战略并用”。所谓的“把握民心”就是通过宣传“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等来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使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丧失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

〔日〕高木清寿:《东亚の父石原莞尔》,东京たまいろば社1985年版,第170页。

〔日〕松浦嘉三郎:《满洲国经营の体验》,载《东亚联盟》1942年第2期,第39页。
高木清寿:前引书,第211页。

二

东亚联盟论把“经济一体化”视为与“国防共同”同等重要的问题。用石原莞尔的话来说,“经济一体化”就是“防止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增进联盟诸国的整体利益,建立日满华三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纽带,并使之不断发展。现在为了国防上的需要,努力实现联盟内部的自给自足,将对外依存减少到最小程度,建立有利于东亚解放的有利态势”。具体地说,“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为战争取胜准备物质条件

东亚联盟论鼓吹,“在国际政治中无人道和正义可言”。要战胜西方,东亚各国“须确立新的经济道德,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比世界上任何经济集团都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建设东亚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展生产力是东亚联盟的经济目标。

东亚联盟论批判西方列强对东亚各国的经济剥削时指出:“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他们所强调的是,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造成了东亚的落后,东亚要发展首先就要铲除西方的侵略,实行东亚联盟的“经济一体化”。应当承认,西方列强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的确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6 页。

〔日〕伊藤安二:《新东亚建设への再认识》,《东亚联盟》1940 年第 3 期,第 55 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 4》,第 185 页。

〔日〕石原莞尔:《满洲建国と支那事变》,《东亚联盟》1940 年第 4 期,第 15 页。

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殖民地化。但是,近代日本的侵略同样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事实上,东亚联盟论批判西方的经济侵略,正是为日本在东亚的经济统治制造舆论。

建立日本在东亚的经济统治,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同时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手段。因此,建设东亚国防经济体制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石原莞尔认为,为了使日本具有与西方列强争霸抗衡的军事力量,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需要绝对巨大的经济力量……现在日本国防必须预想到持久战,所以在联盟范围内应该保持持久战所可能需要的经济力量”,即联盟范围的经济,都要服从于日本军事侵略的需要。他还认为,现在的战争对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现在的武装日益依存于经济基础,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的国家,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优秀装备”。没有经济作保障,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

实现以“国防经济”为重要内容的“经济一体化”;东亚联盟论认为,需要建立东亚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废除依赖欧美的经济政策,在东亚范围内实行经济提携。“只有确保高度自给自足国防经济,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防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经济首先是资源的(原料的)自给自足经济,东亚天地中埋藏着多种多样极其丰富的资源……第二是资材的自给自足经济……第三是技术及劳动力的自给自足经济”。这里的“自给自足”,不仅把东亚各国的经济纳入日本的战争轨道,而且还要对东亚的资源、财富以及人力进行全面的掠夺,在经济上满足日本对外侵略需要的企图暴露无遗。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29 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6 页。

〔日〕冈野鉴记:《东亚国防体制の急务あと原理》,载《东亚联盟》1941年第2期,第11页。

(二) 向中国武装移民和投资开发

东亚联盟论认为,经济一体化首先是日、“满”、华的一体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向东北大量移民,掠夺性地开发东北地区资源。1932年8月,日本国会作出向东北移民500户的决定。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政府共有计划地向东北进行了5次武装移民,共移民2785户、7000多人。这些移民每人都带着一支步枪,屯垦队还配备了机关枪、迫击炮,他们侵占中国农民的耕地,参与军事侵略和武力镇压。为配合日本政府的武装移民政策,东亚联盟论首先鼓吹移民在日本的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北满是对苏国防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迅速开发,从国防上说,我们迫切地希望日本移民成功”。

东亚联盟论还从所谓实现“民族协和”的角度,论述了移民的作用。提出:“满洲国是经过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满洲事变我众多同胞流血建立的,满洲国应早日建设成理想道义的国家,这就需要很多日本农民移民满洲。”这是因为,大量移民到中国东北,可以宣传日本的王道思想,有利于在东北实行奴化宣传。

东亚联盟论还从经济的角度,公开宣扬移民东北是解决日本农村耕地不足的唯一出路,认为“耕地面积过小是日本农村的根本缺陷”,“解决这个缺陷只有让560万户农民中的260~360万户去参加满洲国的圣业”。当时日本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制定了用20年的时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东北的计划,使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总数达到十分之一。东亚联盟论提出的移民数量比

参见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17页。

〔日〕加藤完治:《大陆移动の画策を急げ》,载《东亚联盟》1939年第2期,第60页。同上,第63页。

解学诗:前引书,第552页。

日本政府计划的数目多2到3倍。

除武装移民外,日、“满”华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则是通过投资开发,直接从中国掠夺物质资源。日本占领东北后,石原莞尔等直接参与了投资开发计划的制定。1936年日本陆军省满洲班制定了以制造汽车、飞机和掠夺钢铁、煤炭为主要内容,投资金额达22亿日元的东北五年计划案。石原莞尔看后认为此计划“规模太小,很不满意。后又以关东军为核心制定了《开发满洲纲要》(即汤岗子案),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就是以汤岗子案为基础,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此计划于第二年实行”。这是一个全面掠夺性开发东北资源的计划,因为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个计划又经修改,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东亚联盟论认为,要消除中国的抗战力量,就应彻底摧毁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使之丧失抵抗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即“作为手段彻底摧毁蒋政权与占领地建设并行”。所谓占领地建设就是在占领地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给蒋介石政权造成经济困难,使之不得不屈服于日本。它还主张日本与汪伪政权合作,攫取中国的资源。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与日本签定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这个条约为日本在中国的掠夺提供了方便。东亚联盟论还提出开发中国的边疆地区,“遵从经济一体化的原则,为增强联盟的经济力量,不仅要开发内蒙、北部中国,还应开发西藏、云南”。

(三) 确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统制经济体制

〔日〕藤本治毅著:《石原莞尔》,时事通信社1995年8月版,第177~178页。

〔日〕永井八津治:《支那事变の处理に就て》,《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48页。

《东亚联盟论と近卫声明》,《东亚联盟》1939年第1期,第6页。

东亚联盟论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上共存在着三种指导原理,即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和统制主义。欧美各国以自由主义为指导,东方各国实行专制主义。从实际效率来看,自由主义高于专制主义,统制主义又高于自由主义。按东亚联盟论的解释,“所谓统制主义就是采纳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长,并加以综合利用的指导精神。如果放任自由就不能求得真正的自由,所以避免混乱,整顿无益的重复,就要做必要的最低程度的限制,这就是统制主义。即统制主义非束缚自由,而是为了更合理地使用自由,不得不施加专制”,这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方向。

东亚联盟论认为苏联就是由于实行了统制主义,才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东亚联盟要发挥最大的效率,也应采取统制主义经济。与这种理论相一致,日本首先在“满洲国”实行了统制经济政策。1933年3月日本制定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即明确规定在伪“满洲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东亚联盟论者还解释说,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与苏联的经济统制的目的完全不同,苏联的经济统制是为了消灭个体工商业者、地主,而满洲国的统制经济是为了增强国防能力,发挥所有人的能力”。由此可见,东亚联盟论的统制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本质不同,完全是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东亚联盟论认为,“以统制和计划为基础的地区、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显示出迅速发展的势头”。为发挥最大的效率,东亚联盟也要采用计划经济。目前计划经济主要在日本“满洲

[日]石原莞尔:《昭和维新と政治组织》,《东亚联盟》1942年第3期,第83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115页。

[日]山崎靖纯:《直面せる环境与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1940年第2期,第19页。

国和中国实行,将来扩大到东亚各国,在经济一体化的原则指导下,确立整个联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东亚联盟论还认为,日本是东亚联盟的中枢,担负着指导联盟经济建设的任务。东亚经济就像人体一样,日本是躯干,“各国的国民经济犹如肢体,各国国民经济在统一单位内起肢体的作用”,也就是说,东亚各国在经济上要服从日本的领导,在日本的领导下制定东亚的经济计划。为了掩盖日本建立东亚殖民经济体制的野心,东亚联盟论宣称日本“不会采取歧视他国的民族经济政策。我们主张日本在经济一体化中起领导作用,领导必然伴随着统制,但是在统制时应避免善意的压迫,尽可能承认广泛的经济自由”,为日本的经济奴役和控制辩护。

(四) 扩大国防经济范围, 夺取南洋各国的资源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东亚联盟论即主张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应随着日本的军事进攻而不断扩大,“广大的经济范围当然不仅仅限定于东亚联盟的经济范围内,它应包括东亚联盟力量所及的势力范围及友邦的广阔领域内,友邦势力圈作为东亚联盟的一个盟邦来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国防经济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纷纷对日宣战,日本日益感到因此力量不足,迫切需要获得新的战略资源,日本把攫取新的资源的眼光移向了南洋的广大地区。东亚联盟论积极配合日本对南洋的掠夺计划,认为南洋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对此决不能轻视,鼓吹“南洋问题与中国

〔日〕时子山常太郎:《东亚经济新秩序の世界史的展望》,《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117页。

〔日〕宫崎正义:《东亚联盟の建设と国民の覚悟》,载《东亚联盟》1940年第5期,第157页。

〔日〕冈野鉴记:《东亚国防体制の急务あと原理》,《东亚联盟》1941年第2期,第12页。

事变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由于美国随着中国事变的进展,强化了对日本的经济压迫政策,从自卫的角度讲,日本不得不开发南洋的资源”,这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与当初鼓吹把中国经济纳入日本殖民经济体系是清算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使中国从欧美半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的调子一样,东亚联盟论又把对南洋各国的侵略、掠夺说成是帮助亚洲各民族获得解放。有人还为日本控制的南洋各国勾画了一幅“美丽”的图景,现在援助菲律宾独立,使其完全独立后形成强烈的对日依赖感情;“强化相互间的依存关系”,还要开发荷属印度尼西亚的资源、肥沃的土地,把日、“满”、华三国的经济提携发展为包括南亚诸国的提携。

东亚联盟论还认为,与向中国东北移民一样,向南洋发展不失为解决日本人口过剩的新途径。它提出:“西欧帝国主义独占人口稀薄的土地,多在东亚地区的南洋方面,为了人类公正的发展,这些土地距离(日本)不远,应向我等正摆脱人口过剩的诸民族开放,那样我们将灵活运用在满洲的经验,在新天地里建设新民族协同的国土,以解决人口问题”。这里,东亚联盟论者不自觉地扯下了“解放亚洲”的面纱,暴露了日本扩张的面目。

综上所述,“经济一体化”就是让日本任意掠夺和支配东亚的

〔日〕田中香苗:《东亚共荣圈とその诸问题》,载《东亚联盟》1940年第9期,第15页。

〔日〕山崎靖纯:《直面せる环境与东亚联盟の》,载《东亚联盟》1940年第2期,第21页。

〔日〕石坂繁:《新东亚の建设与南方问题》,《东亚联盟》1940年第10期,第95~96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42页。

经济,把东亚变成日本的后方基地,通过对东亚各国的经济控制,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经济一体化”对东亚各国来说,实质是经济的殖民地化、附庸化。

三

“政治独立”是东亚联盟论中是最具欺骗性的。按照石原莞尔的解释,“政治独立”是指“在联盟宪章或联盟国家间的协定范围内,构成的联盟各国家独立行使本国的主权。但是为了整个联盟的利益,在必要的范围内对其权利进行限制。所谓必要范围是指涉及国防共同及经济一体化的事项”。就是说,“政治独立”是有条件的,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为转移,服从日本的总体战略。具体说来,“政治独立”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一) 以天皇为联盟盟主,各国服从日本

“政治独立”的指导理念,即是东亚联盟论一直鼓吹的王道,它认为王道“是在日本民族的魂与血的历史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生活正确原理,是世界最高的绝对真理。它不仅是日本国内的真理,不久将扩大到全世界,作为人类生存的原理,全世界应统一于此真理”。它宣称,王道主义不仅注重日本的繁荣,而是关心世界的发展,在东亚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而“掌握皇道道统的天皇的灵力是世界的最大惊异和感动”;“天皇是世界唯一的天成王者”,王道就像牛顿定律一样,不仅适合英国而且适用于全世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8 页。

〔日〕儿玉誉士夫:《支那事变は如何に解決するべきか》,《东亚联盟》1940 年第 2 期,第 45 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78 页。

界,有谁怀疑王道、不信任日本天皇,就如同怀疑哥白尼地动说一样,怀疑科学”。它还宣扬,“天皇是日本的天皇,同时是联盟的盟主,天皇不是在日本政府的辅弼下统制联盟,而是天皇批准各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事务局,在天皇的亲裁下领导联盟”。这表明,所谓“政治独立”的国家,不过是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东亚联盟论还鼓吹,“政治独立不是政府的独立,而是家族社会的独立,乡土社会的独立,民族社会的独立。家庭、乡土、民族社会不容许他人侵犯”。如果政治独立不包括政府独立,国家政权受制于人,何谈政治独立?倘若政府成为傀儡,又如何保证人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家庭独立、乡土独立、民族独立又有何意义?

(二) 中国应承认伪满洲国“独立”

东亚联盟论声称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却以中国丧失在东北的领土主权为前提条件。它提出,东北是诸民族的故土,不仅仅是中国的领土,很多日本人到东北生活,所以很难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日本武装霸占东北是铁的事实,但由于担心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日本不便把东北直接并入自己的版图。因此,在石原等人的导演下,建立了完全服从日本利益的“满洲国”,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存在。东亚联盟论认为,“承认满洲国,就理解了满洲国与中国本土的差异,满洲国是各民族的复合国家,中国归根到

[日]石原莞尔:《新体制と东亚联盟》,《东亚联盟》1941年第10期,第23页。

[日]木村武雄:《善政の第一条件 政治の独立》,载《东亚联盟》1943年第4期,第22页。

[日]石原莞尔:《满洲建国と支那事变》,载《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3~4页。

底纯粹是中国人的中国”。这样,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庸。

为了掩盖“满洲国”的傀儡性质,东亚联盟论还宣称,建立“满洲国”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军阀的压迫下,从帝国主义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东北国际上为各国的权益所束缚,在内政方面,长期为军阀的专制暴政所压迫,人民如奴隶,苦不堪言。因此要解放他们,使之沐浴王道之光”。在对外方面,“如果没有日本与强国苏联对抗,不用说满洲,就是中国北方也会在苏联的暴政下呻吟”。因此,它认为中国人不应指责日本的所作所为,东北在日本的控制下,才能免遭外来压迫。

东亚联盟论鼓吹,“满洲国”作为最早的民族协和国家而独立的,它既非日本的领土,亦非中华民国的失地”,而是东亚历史上民族协和的第一个国家。为了表现伪满的“独立”性,日本宣布撤销在东北的“治外法权”。东亚联盟论者则声称:“如果中华民国充分理解满洲国作为诸民族共同经营的意义,承认其独立,同意按照东亚联盟精神实现日华真心提携,日本为了中华民国完成独立,即时归还既得的政治权益。”“作为日本应遵循‘政治独立’的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日本人应认识中国和满洲国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参与中国的政治。”这实质上是将伪满问题排除于中国内政之外,让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三) 汪伪政权的“政治独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

(日)中山优:《目标の所在とその阶段》,《东亚联盟》1940年第3期,第11页。

(日)山口重次:《时局处理と满洲事变》,《东亚联盟》1941年第10期,第70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38页。

(日)伊东六十次郎《东亚联盟と民族协和》,《东亚联盟》1940年第10期,第7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38页,第120页。

底纯粹是中国人的中国”。这样,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庸。

为了掩盖“满洲国”的傀儡性质,东亚联盟论还宣称,建立“满洲国”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军阀的压迫下,从帝国主义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东北国际上为各国的权益所束缚,在内政方面,长期为军阀的专制暴政所压迫,人民如奴隶,苦不堪言。因此要解放他们,使之沐浴王道之光”。在对外方面,“如果没有日本与强国苏联对抗,不用说满洲,就是中国北方也会在苏联的暴政下呻吟”。因此,它认为中国人不应指责日本的所作所为,东北在日本的控制下,才能免遭外来压迫。

东亚联盟论鼓吹,“满洲国”作为最早的民族协和国家而独立的,它既非日本的领土,亦非中华民国的失地”,而是东亚历史上民族协和的第一个国家。为了表现伪满的“独立”性,日本宣布撤销在东北的“治外法权”。东亚联盟论者则声称:“如果中华民国充分理解满洲国作为诸民族共同经营的意义,承认其独立,同意按照东亚联盟精神实现日华真心提携,日本为了中华民国完成独立,即时归还既得的政治权益。”“作为日本应遵循‘政治独立’的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日本人应认识中国和满洲国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参与中国的政治。”这实质上是将伪满问题排除于中国内政之外,让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三) 汪伪政权的“政治独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

(日)中山优:《目标の所在とその阶段》,《东亚联盟》1940年第3期,第11页。

(日)山口重次:《时局处理と满洲事变》,《东亚联盟》1941年第10期,第70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38页。

(日)伊东六十次郎《东亚联盟と民族协和》,《东亚联盟》1940年第10期,第7页。

(日)《石原莞尔选集6》,第38页,第120页。